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鲍琳娘

琳娘鲍姓，扬州人。父甲，疡医也。悬壶于市，求治者户外屦满。甲一一施刀圭，贫者畀以药，不索其酬。甲久断弦，家中供奔走司炊爨者，惟一赤脚婢。女在旁日见甲治病，颇稔其术。久之，甲或他出，女代为之，亦能奏效。里中人群以“女华佗”呼之。然惮其秽，弗欲终学，常检药餌，因略识字。

一日，有鬻旧货者，担荷过其门，前足蹙蹙^①，弗良于行。见女，弛担坐阶石上，向女乞药石。女俯视之，将指生一疽颇巨，其穴已溃，乃为之敷治，其人感甚。担中有医书数册，渝弊已甚，即举以赠女，曰：“以此聊作酬仪。”女展阅数叶，不能悉解，中一册多符篆咒语，字皆作蝌蚪形。女意谓此必秘本也，遂视为枕中鸿宝，日夕仿效。虽属春蚓秋蛇，而萦挽欹斜，颇得形似，特未能知其用法。”

逢里中有习岐黄术者，必问之曰：“世间为医者，有以符水治病者乎？”或曰：“有之，此辰州祝由科也，惟近日精是术者甚罕。”女欲求明师指授，时刻不能去怀。

偶至天宁寺，以行路过多，纤趾酸楚弗胜，小憩殿旁石栏。见有摇铎而过者，操异乡土音，背插小方旗标曰：“祝由科善治一切疑难奇症。”女心动，视其人，虬髯虎颌，形貌非常。因佯问以常患心痛，作何治法。曰：“必见其人，然后可治。我观女菩萨固毫无病容也。”女出袖中所携书，问之。曰：“此固祝由科正传嫡派，不知女菩萨何由得此，殆有所授耶？”女曰：“吾欲学之，惜无导师，未从入门。”

曰：“此又何难？女菩萨家当离此不远，归告堂上，可于城西准提庵中觅余，当自至也。”言竟振铎锵然，扬长而去。

女归，言之于父，求父自往延之。甲曰：“此江湖鬻术者流，不可近也。恐无真实本领，但求啖饭耳。即或小有验，所索殊奢，奈何？”女曰：“儿颇有相人术，昨观其举止，必不至于此辈伍。”甲重拂女意，即往访焉，果有其人。告以女意，欣然命驾。

既至，委曲为女指授。继而索观女书，则自祝由科外，一为针砭，亦古法也；一为驱治鬼狐之术。为女讲解，女心领神会，有如夙习，凡经三阅月而学成。曰：“操此术以遍行天下，不患无糊口所矣。顾非其人，慎勿轻用。”女方议所以酬师，其人曰：“余昔当习学时，曾自誓于神前，自饮食外，不敢妄受人一钱。余今教汝，吾道得传人矣。”匆促别女，负笈^②遂行。女自此为人施符水治疾病，应手辄愈。远近闻其名者，争来就诊，馈遗无算，家日以裕。其父反无问名者，殊寂寞也。

有西蜀贵公子自京师至邛江，闻竹西最多佳丽，拚以十万金钱，买此二分明月。顾日夕在秦楼楚馆中问柳寻花，迄无当意。陆家巷里有顾姬怜影，国色也。虽小家碧玉，却未堕平康。其父虽吏胥，家颇小康，不甘为人妾媵。公子偶赴嵯商宴，乘舆经此巷侧，从门外猝见之，惊其艳绝，疑风尘中无此丽品。急遣人讯之，方知是姬。顾无计可以致之，商之于其友马药轩。药轩固扬郡巨绅也，笑曰：“其父我固识之，色厉而内荏，不能以货取，必可以势胁也。不出匝月，一颗明珠管在君掌上擎也。”即遣杨媪达公子意。顾胥骤闻斯言忿甚，叱之使出。杨媪倚公子势，语颇不逊。且曰：“成则汝为座上客，不成行看汝为阶下囚也。”顾怒批其颊。

杨媼踉跄遁去，泣诉之公子。公子转告药轩，答曰：“现县中捕得劫盗二人，案情颇重。盍贿狱卒，恣盗诬攀，俾陷于罪。然后遣人关说，必得此妖烧儿，乃许以援手。不惧彼不入我瓮中也。”公子跃然喜曰：“善。任君为之。”

怜影自幼失恃，事父甚孝。年甫笄，戚串求婚者踵至。其父择婿殊苛，以是低昂苦不就。前日杨媼之来，女在闺中，微闻其言。隐讽父当此势力世界，或可迁就者，勿过执持，恐飞灾横祸之临，将俟晦运而猝乘也。至是女父果及于难，银铛桎梏，遽陷狴犴。女痛哭不欲生，思事必由己，当是公子播弄其间。求公子，则父必释矣。因阴侦公子所在，抽笔作诉牒，情词怆恻，椎髻布裳，约束雅素。

时公子方昵一妓，曰云仙，亦北里之翘楚也。雇巨舟泊河畔，方拟同泛长江，偕作金焦之游。系缆欲解而姬号哭至，奋身登舟，浪涌板滑，遽陨堤下，头触铁锚，贯颅睛出，玉碎花蔫，气已垂绝。公子见之惊怛，急令人拯之起，扶置舱中，血如泉涌。方讶为何人，或有识之者，曰：“此顾家怜影也。”手中犹执一纸，牢握不放。擘而视之，诉牒也。促召医来，皆言不可救。公子面如土，殆无人色，连呼负负。因昌言于众曰：“有能活怜影者，酬以千金。”舟子李七进曰：“此间有鲍琳娘者，神医也。囊中具有返生香、还魂丹，起死人而肉白骨。若能邀之至，复何虑哉？”公子曰：“琳娘既擅此异术，何不早言。”飞骑往迎。须臾琳娘果至，谛视一周，曰：“是儿已魂游墟墓间矣，即使阎罗包老来，亦何能为？”公子再三哀求之，许于千金之外，再馈白粳三百石。时山东河决，饥民之厄于水灾者几十余邑，办赈捐者束手无策。琳娘告众曰：“余素来治病，从不需阿堵物。今公子诚悔罪，能出万金以赈山东饥民，妾当竭微力献兹薄

技，否则敢告不敏。”公子曰：“但使怜影得生，虽万金何惜。”琳娘于是纳睛于眶，出皮篋中白蜡一丸，塞溃穴；索碗水，戟指书符，拔银簪微启其齿灌之；用巾涤去血痕，然后覆以锦衾，戒人勿偷视。经半时许，启衾曰：“活矣。”公子觐之，则樱唇欲启，星眼微伤，额上香汗侵淫，泪珠簌簌下堕，衫袖皆湿。琳娘曰：“我能治其伤，不能医其心。若使其父女相见，则彼始能言矣。”公子曰：“诺。”急挽药轩使白顾胥冤于邑宰，而请释之。怜影见父至，嗷然^③哭失声，曰：“今日乃犹得相见耶，此岂尚是人间世哉？”闻者悲之，称为孝女。

公子乃命顾胥携女归家，而遣冰人接踵继至。方谓剖诬析枉，出自公子之力，因称公子为大恩人，愿以女侍巾栉，商之于女。怜影独不可，曰：“父以公子为何如人哉？始以利诱，终以威劫，盗祸之兴，安知非由其所使？此匪婚媾，直寇仇也。我观公子好憎无常，此时见我美，不惜多方罗致，恐他年再有所属意，不免赋《白头吟》也。不如决意辞之，以绝其望。”顾胥从之，备述女意，谓：“生长寒门，甘居贫贱，不愿富贵也。若公子必欲强之，请以颈血溅公子左右。”公子憚女性烈，亦不敢强。

怜影知己命为琳娘所救，乘轩亲往致谢。一见如旧识，甚相爱悦，曰：“姊操何妙术，竟能续断嘘枯、拯绝援危，而至若是之神哉？”女曰：“此由阿妹福命所自致，余何功焉？”姬曰：“然则其术可授之外人与？”女曰：“何不可之有？特视其过去生中果有缘法否。”姬自陈愿学意。女曰：“阿妹此时虽贫，然不久即为富贵场中人，非真学此者也。余有符一丸一，他日贤伉俪有急难，可吞服之，自能无患。乞佩于身，牢记勿忘。”怜影再拜受之而别。

自怜影投江救父，孝声振远近。邑茂才周幼莲闻其美而贤，特出重资，聘为继室。鱼水和谐，甚相得也。是秋登贤书，明春联捷南宫，出宰岩邑，勤于政事，剖幽摘伏，称为神明。邻境有游勇聚党作乱，劫库戕官，势颇猖獗。民间汹惧，鹤唳风声，时虞窜入其邑。生亲率壮丁，出境御之，适与贼遇，遂相搏战。生持大纛^④指挥众军，跃马疾驱而前，于时士气百倍，无不以一当十，所向披靡。贼不能支，群奔。生首先逐之。甫过桥，望贼去已远，正欲掣马首而旋，忽有贼从桥下突出，自后斫生，断其颈之左偏，头将陨矣，生犹能发枪击贼，中之毙。马惊，向城逸走，入城至县衙始止。怜影闻变，以首抢地曰：“天乎！何故至此！”陡忆女方，焚符，投符于水，扶生头使正，而亲灌之，以幕围庭，亦覆以衾。夜半闻呻吟声，怜影启而观之，生已蹶然起曰：“余甚惫矣。”视其颈，尚有红线环之。

后生以卓异升监司。琳娘未知其所终。

【注释】

①蹙蹙（sù）：跛行、尽力向前貌。

②负笈：游学。

③嗷（jiáo）然：悲苦声。

④纛：军中大旗。

返 生 草

沈白石，字伯夔，吴下人。工填词，时有妙句。尝三押“白”字，俱隽峭绝伦，人因以“三白秀才”呼之。娶妻陈

氏，亦世家女子，字翠娥，归沈时年仅十六。伉俪相得，自不必言。陈亦识字知书，时与生互相唱和，题其稿曰：《双声合刻》，秘不示人。生早失怙，母氏尚存，年逾五旬，身弱多病。生奉事甚孝，时觅参苓以治母疾。时清明扫墓，生祖茔本在邓尉山中，买棹独往。近冢左右多产黄精，生自携长铲掘之，顷刻盈筐。生母啖而甘之，遂月必往焉。

一日，行稍远，风雨骤至，雷电交作，急避之大树下。继而霹雳屡震，似欲击而未敢遽下者。生惊骇欲绝，视枝干扶疏间，伏一大蜈蚣，其长几数尺。电光闪烁之际，蜈蚣口吐光芒，若与之敌。生方悟丰隆之下击，殆为此物也。俟雷车怒发即举长铲斫之，用力过猛，昏然遽仆。耳畔闻有人声曰：“误矣，奈何？”旋闻呼：“阿香，可持返生草来。”似有人以物刺入鼻中者，习习作痒，连嚏不已。启眸四顾，身卧树旁，衣履沾濡。视天则已云散雨收，斜阳挂林杪。遍寻蜈蚣，踪迹已杳，疑为神物所收拾去矣。整衣欲行，有物从袖中堕地。拾观之，细草一束也。嗅之芳馨袭人。是草瓣碧茎红，中有白花。生知非凡品，什袭于怀，茫茫然归，病几累月。

无何，生母旧疾复发，诸医皆言不治。生哀痛迫切，祷佛求神，足无停趾，秤药量水，彻夜不眠，衣不解带者已数夕矣。补剂竞进，总不见效。一夕，伏案少憩，朦胧中忽闻有人语之曰：“子怀中藏有仙草，何不一试之耶？”生憬然寤，搜之书篋，草尚在，犹未萎也。煎汤进母，一服即愈。生曰：“此真仙丹灵液也。”藏其余，视若至宝，冀他日犹可以济人也。

生之舅氏官于楚北，颇为上游所器重。既授缺，招生前往襄理剧务。生既稟白高堂，又谋之于妻，皆曰：“久于家

食非计也，盍往依莲花幕下，以自奋于功名，前程正远，子其勉之。”生乃行。

时生之舅氏正署武昌太守，衙中司笔札、理案牍者，皆其戚串，悉与生相识或总角交。公务余闲，联群结伴，临水登山，倍极客中乐事。武昌至汉皋仅一水隔，半苇^①可杭。生时与二三良友，访艳探芳，作北里游。顾阅历既穷，而绝少当意者，因之夙愿顿乖，清兴亦减。偶尔赴宴，招妓侑觞，亦惟聊循故例耳。

潘仙客，贵公子也，自号花县外史，跌宕于花天酒地。有所眷曰琼蕤，竹西之翘楚。潘过维扬大加赏识，遂挈之渡江。将作子敬之迎桃叶，乐天之恋杨枝，谋以金屋贮之，特尚未为之脱籍耳。小住于董家桥畔，仍与姊妹行往来。

一日，大集群花于豫成园，固药王庙东厢之别墅也。轩窗明媚，花木扶疏，别饶幽致。是日也，绡纨绰约，丝竹骈罗，鬟影衣香，真足以销魂荡魄。一时来者，皆名下女录事也。众咸推琼蕤为冠，群夸潘公子眼力之不谬。潘亦自诩为风月场中广大教主，曾经七度迷香洞，题九迷诗于屏风矣，因于众中朗吟“曾经沧海”、“除却巫山”之句。众皆拍手和之，而生独无一言。潘戏拍生肩曰：“瘦腰郎殆有所不满意乎？”生曰：“非也，此亦可谓鸡树之鸾凤，鸭沼之鸳鸯矣，然汉南游女如此者正多，邂逅相遇，非我思存。”潘曰：“若得君许可，恐世间无其人。穷措大拥一黄脸婆子，自称好色，如君奢愿，只索求之床头胭脂虎耳。”生之表弟彭生者，时亦在座，为之解纷曰：“莫笑措大眼孔小，恐自有真赏鉴在。”

须臾，遥见池中万荷花里，一叶扁舟，划波荡桨，容与而来。中坐一美人，眉含春黛，脸映晓霞，丰韵娉婷，真国

色也。后坐一雏鬟，婀娜多姿，亦殊可人意。既近，舍舟登岸，径入亭中。一角红阑，正在山半，亭外石笋森列，复多香草，藤萝代幃，薜荔为墙，颇有幽致。美人坐久之，起拈筠管^②，题诗于壁，从容乘舆而去。众疑为天仙化人，偶降凡间，游戏红尘也。生急令仆从遥尾舆后，侦其所往。则固在利济巷，新自吴门至者，亦勾栏中尤物也。座客有悉其根柢者，谓：“是女魏姓，字斐红，苏之陈墓人。少有艳名。父母没，遂为匪人诱堕平康。女颇娴文史，工书法，砚匣随身，笔床在手，时涉吟咏。每遇纨袴雌茵，辄以白眼对之。向居金阊，不轻见人。有客求一睹芳姿，接清话，必先试以一绝句。此外再需缠头锦佛饼五枚，然后延之入。以是游客颇惮其难。”生跃然起曰：“余愿为毛遂，即以二十八字作诗媒也。”

径往叩扉。内问谁何。生述来意。顷，一纸自内出，其题乃“偶游豫成园”五字也。生不假思索，濡毫立就。雏姬在旁，笑曰：“恐是宿搆。”诗人，即闻叠呼延生。雏姬导生登楼，抚生背曰：“君福不浅哉。”掀帘，生进见。女斜倚绣榻，执卷微吟。见生至，笑而起迎曰：“顷在园中，科头著白衿衣，手持绿玉柄羽扇者非君也耶？席尚未散，何至此间？”生曰：“假得飞骈追踪到此，惟恐嫦娥遽归天上，欲见无从耳。”坐久之，谈论欢洽。生折简招园中数友来，复开小宴。斜月既上，晶莹射帘角。生饮甚豪，罄无算爵。生友曰：“君量抑何与前迥异？岂以小红低唱，遂能大白狂浮哉？”宵漏未沉，生已玉山颓矣。诸友各自散去。

夜半，生口渴索茗，女自起畀之。生一吸立尽，甘香沁齿舌，顿觉肺腑通灵。视女，仅著罗襦，曳红裙，灯下观之，益复妩媚。因挽女并枕同眠。女曰：“冷如鬼手馨，强

来捉人臂’，酒气熏然，殊不可耐。”生强鬬不已。女乃和衣侧卧，而引衾自覆。生抱之于怀，觉一搦纤腰，随人宛转。是夕欢爱臻至，而不及于乱。女袒玉臂示生，上有嫣红一点，曰：“此守宫砂也。妾虽堕风尘，犹处子身，必得如郎君者而事之，愿斯足矣。然居妾媵列，心所弗甘也。”因问生娶未。生曰：“不敢打诳语，中饋^③已是有人，特贤而能诗，必不至如醋娘子，想索杨梅食者。”女闻言，转面向壁，欷歔不已。生反再三慰藉之，曰：“天下男子如余者，车载斗量。卿如有意择人而事，当代为谋。”天明遂与女别。生终不能忘情，时往其室。女曰：“自此吾两人为闺中密友，斯可矣。”

一夕，生正与女刻烛联吟，限以险韵，互斗尖叉。忽家中遣急足至，函面标以素签。生知有异，启读之，则其妻已赴瑶台召矣，不禁哭失声，泪堕洏澜，衫袖皆湿。女从旁劝之曰：“此亦人生无可如何之事，短缘适合，自有前因。逝者不可复生，生者要宜自爱。况上有高堂，益宜尽孝养以慰之。”生曰：“卿言珠玉也，敢不勉而企之，惟卿昔日之约，似可践矣，惟当此哀钜痛深，又何忍言？无已，请以一载为期。”女曰：“当如君命。墙边杨柳，不受东风；巷里桃花，已依南国，岂再为人所攀折哉？”生遂解所佩玉藕为赠，曰：“藕者，偶也，固佳讖也。余明日即将归省老母矣。”

立辞舅氏而行。抵家，母固无恙。居匝月，仍回武昌。戚申中有以姻事言者，悉谢绝之。谓母曰：“舅氏已于任所许为执柯，乃时太守女也。”生母亦听之。

生返棹后，往访玉人，至则门巷依然，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。细询之左右近邻，皆言被沙叱利所劫去。生惊怛逾恒，遣人四出访问。方知女自生去后，键户独居，不接一

客。突有某军门者自京师来，闻女艳绝人寰，急欲一见。及至，则以闭门羹待之，以重赂畀，亦不纳。其忿甚，纠集麾下数十人，夤夜毁门入，排闥直抵女卧所，以锦衾裹之，舁归其寓。女临警号哭，惟求速死。某固吸片芥，女乘间吞阿芙蓉膏，遽殒。某怒，弃其尸于丛冢。有来报生者，生随往视之，容色如生。陡忆草可回生，煎以灌女，果苏。遂为夫妇。

【注释】

①半苇：《诗经·卫风·河广》有：“谁谓河广，一苇杭之”。这里苇指蒹葭之类，杭，渡的意思，比喻水不宽，容易渡过。

②筠（yún）管：竹管，这里指毛笔。

③中馈：指女子在家主持饮食之事。

月里嫦娥

王蟾香，吴门旧家女子也，生长鸿城。幼时肌肤白晰无比，滑腻异常，人因呼之为“玉蟾蜍”；少长，姿容秀丽，媚态横生，几若天仙中人，人又称之为“月里嫦娥”。女父故业儒，应试久不得售，乃弃而学贾，习航海术，走析津芝罘，贸迁有无，岁以为常。又尝至辽东贩运油豆，多获奇赢。女父固素工心计，持筹握算，每以贵微贱，所亿屡中，因是家以稍裕。女工刺绣，所制闺中诸物多售之于北方，得善价。久之，积数百金，贮于奁中，从不妄用一钱。每值花晨月夕，辄罗陈几案间，顾之而笑。女父见之，曰：“女和峤洵有癖哉！”顾颇嫌重滞，难于把玩。偶睹父篋内有金铤，

制甚精致，因出银易十枚，贯以红丝，置之枕畔，爱若掌珍。每铤缀以明珠一颗，日间必亦藏于腰囊^①，防有肱^②篋者也。

清明扫墓，偶随父母至洞庭东山。甫抵半途，风涛大作，檣欹楫摧，舟几覆。全家号哭，神魂飞越。女战栗无人色，自分必死。须臾，二蛟夹舟，其去若飞。舟子曰：“此龙君遣蛟前来索取宝物也。苟吝不与，恐貽性命忧，顷刻间当在鼉宫螭窟中矣。”女父母曰：“舟中但有纸钱一伯，祭物八簋，宝自何来？”女赧赧言曰：“怀里之物，可得为宝与？”探怀出示，金气珠光，晶莹射目。仿佛见蛟首近接船窗，浪珠溅衣袂，急举而投之。霎时，风静波恬，咸曰：“咄咄怪事，龙君亦喜阿睹物耶？”女虽得脱险，惊悸愤惋，顿改常度。回家和衣竟睡，朦胧中猝见一伟丈夫昂然排闥直入，向女长揖曰：“日间有惊玉体，深抱不安。余非喜是戈戈^③者，将以此为定情物耳。今敬以珍珠百琲，为下玉镜台之聘。”袖出珠串一，巨如菽豆，圆绽光明，自远有耀。女不觉举手受之，再三称谢。方盈盈衿衽下拜，而其人遽杳。逮醒，始知是梦。然珠串固笼于腕上，诧为奇事。出以示人，皆言此非世间所有，珍逾天府，价值连城，寻常百姓家不敢藏也。因此秘不复出。

未几，女年及笄，远近问名求字者踵至。女父母以女已受龙宫聘礼，不敢复许人间，特不能明言其故，悉婉辞以却之。顾外人亦微有所闻，戏呼女为“禁脔^④”，而以龙媪称女母焉。女既丰神秀澈，又复态度娉婷，每出游，见者尽惊其艳。有轻薄少年随其后尘，啧啧叹羨。或稍涉游语，露褻嫚状。虽皎日晴空，天无纤云，必飞霰或降雹，知为龙神作狡狴，辄不敢犯。

云间有雷生者，豪侠士也。生平膂力绝人，能举三百斤物作盘旋舞。一夕，黑夜中行，信足所至，偶触一树，额破，血下淋漓。忿然曰：“何物大树将军，竟敢横截！”雷生力拔之起，掷于道旁。明日，见者咸为咋舌，曰：“此真神勇也，何止万人敌哉！”生闻女事，力斥其妄，笑曰：“河伯娶妇，此巫覡妄言耳，岂真有是举哉？龙一鳞介之属，岂能与世人为偶？偶其果尔，当是老魅作怪，三尺法不之贷也，请以飞剑斩其首！”里人闻其言，壮之。

女自此不复渡太湖，年二十犹待字。龙宫消息亦复杳然，方以为妖梦不复践矣。一日，忽有赤章自天下，上有篆字数行，云：“八月十八日为娶妇之期，速送女往太湖，至时我自来亲迎也。”女父不敢逆命，乃雇巨舶，以盛妆饰女，为具音乐鼓吹，如世俗礼，系缆于太湖滨以待命。是日，风雨骤至，天地陡晦，舟随波浪上下颠簸不定，众惧，围伏一处。俄而，天日开朗，则女已失所在矣。咸谓女往龙宫享福。独生闻之，毅然弗信，思欲入水寻孽龙，与之决一战。行止坐卧，辄愤不能平，时书空叱咤，筹所以制龙者而未得其术。

偶应友人约，登穹窿绝顶，掬泉洗眼，并观日出。生昧爽已起，日轮犹未东升，但见天宇苍凉，下界虚闾^⑤。生因拔剑起舞，兴酣，掷之空中，有若流星掣电。继而箕踞坐磐石，解衣盘礴，瞥睹松下一道者，徙倚树间，科头长啸，砉然一声，山鸣谷应，红光忽尔遍霄汉，圆轮摩荡不定。道者向空三举手，日为之三跃。生从旁目击而异之，前揖道者曰：“君殆非常人哉！愿闻修何道而得此，请受业为弟子。”道者曰：“子豪气未除，此身虽具仙骨，离道尚远。惟以子勇力，授以剑术，或可成侠。”生闻言，陡忆女事，即倒身

再拜，曰：“弟子虽学剑有年，而未通于侠。窃闻古之剑侠术近于仙，虽入水刳蛟龙，登山刺虎豹，亦无所畏也。弟子欲求炼师教以不传之秘，俾代天下雪不平，是区区之隐愿也。”道者曰：“善。余蓬庐在山之北麓，门外有梅花五百树者，即栖息处也。明日子盍来此，当有所授。”生曰：“谨受教。”

翌晨，生斋沐而往。背负双剑，雌雄各一，出先世所藏玉玦为贄仪。道者喜其意诚，曰：“孺子尚可教也。”悉心指示，学三月而术成，曰：“子操是以往，可贯金石，狎水火，升天入地无所阻碍。”生长跽请益，告以女事，愿往拯之。道者亟称善，因摩挲其双剑曰：“此朽铁耳，岂堪用哉。我赠子以一剑，百步之内樱其锋者，首自落，易如探囊取物耳。往哉勉旃，毋貽道门羞。”将行，授以避水符箓，曰：“此伍相国^⑥馭涛诀也。”又畀以弓矢各一，曰：“此钱鏐王射潮弩也。”

生既返棹，竟抵太湖。跃入太湖中，两旁水如壁立，行十数里许，猝见崇墉^⑦屹峙，似一院落，双扉本阖，推之自开。生掉臂竟入。及庭，则长鬣者数十，擐甲冠胄，呵问谁何。生不答，但曰：“觅汝主人，欲一见耳。”疾趋进前，粉白黛绿者无数，睹生狂奔入内，哗曰：“妖人至矣！”旋有伟丈夫出，呵生曰：“何处妄男子，敢闯此间？其戴头来者耶！”生曰：“汝即太湖孽龙耶？王氏蟾香匿于何所？可速还其父母。不然，三尺霜锋，将加汝颈矣。”伟丈夫笑曰：“汝自觅死，其勿怨余！”掣腰下刀斫之，几及生。生飞剑敌之。须臾，金鼓大震，长鬣者毕集，铍刀戈矛，环攻夹击。生挥霍纵横，当者悉殒。伟丈夫知不能敌，耸身出门外，倏现龙形，长逾十丈，波涛汹涌，溅雪翻银。生并无所惧，其斗益

勇。挽弓射之，中其目，龙吼而逸。生再入其室，阒无一人。凡历门阈数重，逶迤至后园。遥见八角亭上，一女子凭阑独立，丰采飘逸，仿佛若有所思。生意谓此必蟾香也，径前询问。女子转叩：“君自何来？当非此间人。妾籍隶维扬，姓陈，字禅樨，前月为孽龙篡取至此，妾誓死不从，故被幽亭上。”生因诘：“曾识王蟾香否？今在何处？”女子曰：“闻蟾香娶自金阊，甚加宠爱。惟宵深并宿之时，每解罗襦，孽龙之体辄如针刺，以此来已五月，尚未得合欢，一亲玉肌。”言讫，遥指傑阁三层巍然在望者，曰：“此即蟾香所居处也。”生听毕，匆促遽去。既至，叩门上金环，即有垂髻雏婢出应曰：“来者其雷秀者耶？请速入。”一若预知生之至者。女下阁与生相见，曰：“妾思归久矣！君诚义士，必能出妾于重渊之下。世世顶礼，曷敢忘大德。”生慨然曰：“诺。”既携女出，复邀禅樨同行。女指婢曰：“此亦人间人也。”俱随生登岸，湖水遽合。

女后适士人，官至方面。惟终身不敢乘舟楫，惩龙患也。先是女在家日，有黄冠来募米，及去，斗中遗一绣花针，莹滑异常，女爱之不忍释手。以作女红，曲折如志，因此什袭珍藏。逮往龙宫，亦以自随，竟赖此以完璞保贞，始知为神物。然道士亦非常人哉，其与生所遇者，殆一人欤？

【注释】

- ①腰囊：腰包。
- ②肱（gōu）：从旁边打开，指偷窃。
- ③戈戈：众多貌。
- ④离：肉块。
- ⑤阊：同“暗”。
- ⑥伍相国：春秋时伍子胥。

⑦墉：高墙。

沈荔香

沈荔香，南海诸生。工诗文，而尤善擘窠大字，容体清俊秀削，时人有“瘦腰郎”之号。父固洵宦于京师，由部曹洵升谏议。颇具风骨，权贵惮之。生频年康了，屡不得志于有司，侘傺无聊，时形歌咏。生父招之人都应京兆试，生因别戚串，束装就道。闻吴郡素称繁华渊薮，小作勾留，冀有所遇。所居为沧浪亭旁舍，池馆清华，水木明瑟，纸窗棐几，不著纤尘。生固好静耽寂，寡交游，读书课文之外，了无一事。茗碗香炉，最喜独坐搆思。

一夕，微雨廉纤，春寒料峭，思乡綦切，偶作小诗。正曼声吟哦，拟点窜数字，忽有自后掣其笔者。疑友人偶与之戏，急回首瞩之，则一十六七岁女郎，长袖宽衫，丰姿娟妙。讶此间何得有此妙人？是鬼是仙，竟莫能测。即起向女长揖，详诘姓名。女亦衿衽道万福，曰：“直告郎君，妾东邻之小蕖也。前日见君停车墙畔，折取妾家墙内桃花，又摘辛夷一朵，斜插帽檐。我家菊鬟以罗帕裹青子数枚，掷君车中，君忘之耶？”生曰：“当时见此，方疑为曲院人所贻，不意乃出自卿婢卿？卿真可谓多情者矣。顾卿家虽相距咫尺，但今夕更深泥滑，纤趾伶仃，安能独自来此？”女曰：“妾携有雨具，菊婢持灯为前导，君不知耶？”言未已，雏鬟已推门入，手执琉璃莲花灯，光辉远射，制甚精雅。悬诸帘钩，满室明朗，又从门外取入盖一屐一。生视屐，小不盈三寸，以檀木为之，镂驾刻凤，巧致异常。生把玩不忍释手，底略

沾泥，代为拂拭。叹曰：“睹此令我真个消魂矣！”引至鼻端嗅之。女急夺去之，笑曰：“君真无赖之尤者也！”生曰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妙人，既得相逢，作何消遣？”女曰：“妾来不可阻君诗兴，请检韵牌即景联句，何如？”生曰：“诺。”女拈得“车”“花”“家”三字，遽操不律，立成一绝，云：

掷果争看七宝车，停踪墙畔乞桃花。桃花那得如人面，咫尺东邻第五家。

生曰：“自写供状，足见慧心。”遂为搁笔，转询女曰：“能参米汁佛禅否？行厨中藏有斗酒只鸡，天气颇暖，似可冷饮。”于是开樽对酌，女量甚豪，一举十觥。因曰：“君的是解人，然酒尽不可无继。雏婢虽愚，可代君沽。”生曰：“善。卿可谓跌宕豪放，风流自赏者矣。”乃尽括室中所有，仅青蚨^①五百头，持以付婢。女笑曰：“措大今日可称穷奢极欲矣，阮郎看囊钱亦复一文不剩。明晨酒醒时，勿怨阿依。”须臾，酒肴俱至。探手从竹筐取出，陈列几上，热气蒸腾。生尝之，其味殊美。讶附近食馆无此烹饪妙手，乃诘雏婢何处取来。女曰：“措大诚不易欺，一打诳语，便尔驳诘。试思此时街鼓犹如^②，店门早闭，岂肯贪汝五百钱，再著犊鼻褌，重入厨下戛釜哉？此乃取诸宫中，聊应所需。吾家厨娘手段固不劣也。”生曰：“何如？然则吾舌亦可谓能辨淄澠矣。”洗盏入座，纵饮无忌。

女曰：“两人对角酒军，颇嫌寂寞，且君量虽佳，非我敌手，胜之不武。我家五姊七妹，必尚未眠，何不呼之来此，与君一见。三爵后，君定作城下之盟。”生曰：“一须眉何惧三巾幅哉？定当重整旗鼓，高持杯杓，以与之周旋。”婢去未几，窗外忽闻笑声。一已推扉遽入，曰：“女刘伶乃欲乞援军哉？”女令生起揖曰：“此我家五姊也。能歌，善弹